



雨中游九峰

榴芳

与朋友相约，周日去九峰爬山。我们是从城湾村的八大坑上去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尽管天公不作美，下着绵绵细雨，但还是能看到三五成群上山的游人。山路上的石块被雨水冲洗得十分干净，山涧的泉水哗哗作响，欢快地奔腾而下。有两个外国朋友还带着两条爱犬前来，它们总是跑在主人前面，不时蹿入山泉中嬉水嬉戏，引得几个孩子拍手称奇。爬上一个坡，山势显得平缓了，这里有一片茶园，一行行茶树随着山形呈环形排列，很有层次感。路边有一四方亭子，一队人马正在这里准备烧烤，有的在亭子里支开烧烤架，有的在亭子下的水潭里洗着串好的青菜、玉米、肉食……

撑着伞漫步在游步道上，看两旁树木葱茏，古藤缠绕，听溪水潺潺，胜似闲庭信步。往上走了一阵，山势渐陡，在木荷坡上，生长着许多木荷树，光光的枝条上垂挂着一一些古藤，看似枯萎的样子，仔细看，藤上正孕育着新的芽蕾。几棵野杜鹃的小花苞鼓鼓的，正蓄势待发，为寂静的山道增添一份春色。

大约拐过七八个弯，往下看，山下的村子已经淹没在雾海里了。这时雨也停了，在一个水潭边，朋友说，再往上就没水了，该煮中餐了。他从旅行包里取出便携炉和锅，就着旁边的山泉，煮起了年糕。在野外吃着咸菜年糕，别有一番滋味。

吃完中饭，继续上路。走了一段，出现两条岔路，通往九峰之巅的那条路没有铺石块，因为下雨有一点泥泞。这里渐离山溪泉声，路边是密密的灌木和箭竹丛。有一段呈之字形的山路十分陡，没有点脚力恐怕难以攀登。山风突然大起来，吹得树木摇摆不停。云雾被风一吹，一缕一缕迎面扑来，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竭力攀至坡顶，眼前豁然开朗！极目远眺，云雾迷蒙，回望上山之路，已掩于草木之中，周围的群山茫茫一片，像被轻纱裹住了似的，让人难以分辨是雨还是云，是烟还是雾。

再访上林湖

潘群飞

上林湖一小半在老家匡堰镇，一大半属桥头镇。从老家出发，骑车十多分钟足够了。我年少时三天两头与上林湖亲密接触，钓鱼、野餐、游泳。现在好像有十多个年头没去看望它了。

走的还是那条熟悉的老路，可两岸的风景已是新的了。沿东横河岸往东十余里，往南一拐，修葺一新的大坝就在眼前。站在坝上南望，上林湖三面青山怀抱，碧波荡漾，空灵秀丽，像一个素面清纯美少女。

上林湖是一个中型水库，乾隆年间开始修筑湖塘，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改建扩容。听父亲说过，每逢秋后农闲，附近镇的村民就自备口粮铺盖来这儿挑淤泥抬石头，“白天一片人，夜间遍地灯”，历时三年。

上林湖湖汊极多，从卫星地图上看似如一只展翅飞翔的翡翠凤凰，坝上很难看清它的真容，唯泛船湖上，才能感同身受。我们租了一条机船，一小时20元。独立船头，清风送爽，山谷迂回曲折，绿水东拐西弯，真有一种过了一山又一水的美妙感觉。

透过浅水，大量的碎瓷从水下一直蔓延到岸上。原本的形状、色泽、饰纹清晰可辨，从早期丰满笨重的碗底到晚期薄胎青釉的瓶片，在阳光下依然闪着青黄的亮色。有五六十个人蹲在那里，渴望拾到惊喜。往里再走几步，山坡裸露的黄泥里全是层层叠叠的碎片，令人心头一震，真不愧是“露天青瓷博物馆”。岸边多了一个圆木搭建的小

这时，从瑞岩寺上来的游人也和我们汇合了，随着人流，沿着冈顶的防火道，我们向九峰之巅进军。因为树木掩映，再加上云雾越来越浓，宛如到了仙境，几米之处不见人影，只闻其声。老远就听到山谷里“啊——啊——”的叫声此起彼伏，在山谷回荡。那是人们为了庆祝胜利登顶的欢呼声，或者尽情地想跟大自然来一个亲密互动，你听，大山也不停地回应着。一路听着松涛，听着人们的欢呼，不知不觉到了九峰之巅。

站在顶峰，除了眼前几块巨石，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朋友说，要是天气晴朗，在这里远眺，北仑风光可以尽收眼底，虽然有点遗憾，但是置身在云里雾里也是别有一番特殊的感觉，我想其他游人跟我一定有同感，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此驻足观望，拍照留念呢。

在峰顶小憩片刻，我们便从另一条路下山。哇，好陡，一个个石阶差不多快跟膝盖一般高，上山容易下山难，每一步都得格外小心，一路上不断看到往上攀登的人群，大家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还有多远，看来大家都抱着“不到九峰非好汉”的信念上来的。我庆幸自己是从八大坑上来。要不然，我的腿恐怕受不了。这样的石阶走了好长一段，终于来到松风茶庄。山路才开始平缓，溪流也又与我们相伴。

走到下面，看了路标，才知那段路叫做九天沟。路边泉流不息，植被繁茂。走过一座小桥，眼前出现一片松树，朋友说此乃劲松，它们的树干笔直高耸，因为路边空隙大，因此都将枝条伸出来，像是巨人的手臂，欢迎着过往游人，让人不得不惊叹植物的智慧。

越往下，溪流越急，路也变得陡了。游人也随之增多，道路显得有些拥挤。一路赏银流飞瀑，观绿意深潭，下面的景点几乎都跟水有关：龙潭飞瀑、玉兔潭、珠帘洞、五小娘潭……冗长的雨季让九峰山的帘帘飞瀑得到了淋漓尽致发挥，那飞流直下磅礴的气势让人的情感也随之跌宕起伏，忍不住要狂歌一曲。

总第 5627 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售票屋，木栅栏内游人稀少，黑瓦棚下有一长方形土坑，前低后高，依山势而建。这就是我省目前保存最好的荷花芯唐代龙窑遗址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窑墙、窑门、火膛、投柴口，还有排排整齐的圆柱形钵匣套依然清晰完整。听说附近这样的窑址大小小有100多个。真难以想像，一千年前能工巧匠竟能在这貌似简陋的窑炉里烧出“巧剡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贡品。不过整个窑址园略显单调，要是让游客与那些精美的宝贝见见面，顺便再体验一下自己制作瓷器的乐趣，就好了。管理人员笑笑说，越窑青瓷博物馆正在建设中，离这儿3公里处，还有非遗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孙迈华创办的青瓷公司，你们可以去看看。

船行至南岸，才发现这边风景独好。原先读书时年年来野餐的那块沙地已变成公园，人来人往，拍照嬉戏，甚是闹猛。几辆越野自行车在乱石水洼间蹿来蹿去，碎花点缀的绿坪上，一对新郎新娘依偎着摆各种造型，浅溪边青烟袅袅，一群青年男女正嘻嘻哈哈地围着自搭的石灶烧烤。这儿前几年开辟了一条沿山公路，从国道驱车南拐匡堰大道，再往西可依次直达上林湖南大门、栲栳山脚下、白洋湖、杜湖，方便得很。放眼望去，旁边上滩头村已不是以前眼中的寒酸样。高楼林立，超市饭店应运而生，杨梅观光园牌子十分醒目，在上林湖水的滋润下他们活得越发惬意了。

上林湖孕育了越窑文化，滋养了四方人家，它不仅仅是国家文化遗产，旅游佳地，也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宝地。

河姆渡之行

虞燕

去余姚的河姆渡遗址看看，是一直惦记念叨的，终于，在这个万物争春草木葳蕤的时节，心愿达成。

河姆渡遗址的渡口保留了原始の木船摆渡。坐在轻轻晃动的小船上，河水几乎触手可及，一抬眼，岸边的草木苍翠葱茏，一派土地肥沃、草茂水清的风水宝地景象。河面并不宽，还没容我过足瘾，就可以登岸了。

一上岸，就被三块巨石堆砌而成的建筑震撼了——两块雄健敦实的巨石仿佛两条粗壮的手臂擎起了雕刻着“双鸟朝阳”图案的半月形牌坊。落地的其中一块石头上刻有风骨遒劲的“河姆渡遗址”五个大字，这是一代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的遗墨了。

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博物馆和遗址展示区两部分。博物馆分三个展厅，我在第一展厅大致浏览了下文化分期图表和遗址中出土的若干动物骨骼后，目光被展于地下的瓮棺葬所吸引，据说瓮葬象征着生命的再次孕育。等我从遐想中回神，发现旁边的一个展示柜前围了一堆人，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对河姆渡男女头骨的复原像！那7000年前的脸庞和神情竟已与我们如此相像：男人额间的皱纹、浓黑的眉毛、沧桑的胡须和悲悯的眼神都令我深信这定是一位勤恳耐劳、身受苦难却依然坚韧的父亲。女人皮肤健康光洁、嘴角紧抿，迷蒙而忧郁的眼神像穿越了几千年时空，那种温暖的气质让人见过就难以淡忘。在以“稻作经济”为主题的第二展厅，我看到了菱角、酸枣和灾灾等的遗存，还有名扬天下的7000年前人工栽培稻谷实物，以及大量钵、盘、盆、罐及骨哨、骨箭头、弹丸等陈列，前者说明东方民族的饮食习惯在那时候已初步形成，后者证明除了农业外，河姆渡人还学会了渔猎。被称为建筑史上奇迹的带有榫卯的干栏式建筑木构件和加工工具陈列于第三展厅。一起展出的还有大批以象牙、玉、石、骨、陶等为材质加以雕刻、绘画、装饰等工艺的原始艺术品，先民们的审美情趣和奇思妙想令我大开眼界。最让我着迷的莫过于那些造型拙朴的分四层陈列于陶架上的陶陶罐罐，每一层的陶罐代表一个文化时期，从第一层（期）到第四层（期），可见河姆渡人制陶技术的逐渐进步——种类渐趋多样化、形状也越来越规整。那米黄与灰色交错的色泽有一种特别原汁原味的魔力，越看越觉得陶罐像是被远古的人们赋予了生命和灵气。

通往遗址展示区的木板栈道颇有古风，曲里拐弯地行于其上，放眼望向那些焦黑的密密麻麻的木桩和纵横交错的木构件，浩浩荡荡占地几万平万米，壮观得让我有心潮澎湃之势！不难想象7000年前的河姆渡城它曾有过的璀璨辉煌！前面提到的木桩其实是“干栏式”建筑的残貌，先民们用竖立的木桩构成高出地面的底架，底架上有大小梁木承托的悬空地板，其上用竹木、茅草等建造住房。走下栈道，就见到了那些重建的“干栏式”建筑的整体风貌——“茅草屋”。蓝天艳阳、野草绿树、木栅栏、茅草屋、屋内外的雕塑场景布置——妇女纺纱织布缝补、一家人和泥制陶、男人斫木盖房、捣谷脱壳、小孩嬉戏……整个河姆渡先民温馨忙碌的生活劳动场景如一幅绵延的画卷在我们眼前一一展开……悠远的古韵味、灿烂的远古文化、朴实天然的野趣，令人沉醉不知返。

回到渡口边，望着滔滔姚江水，想到几千年前的河姆渡人也曾在此呼吸行走，心中升起一种神奇的时空重叠感。



本版摄影 梁溪



等到我可以出院时，已经是2008年12月26日了。我和姜山没有惊动任何人，跟大夫、护士道谢后就离开了医院。姜山拿着大夫开的药方去药房买我要打的消炎针剂，我就在地铁站拄着拐杖等他回来。德国人过节喜欢在家里待着，这时圣诞节已经过去两天了，大小店铺还都关着门，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大街小巷静谧得可怕。

姜山回来后也说，慕尼黑完全变了个样，街上一个人没有，只有药房开了一个小门，和平时的繁华比起来落差超大。好在我们中国人对圣诞节基本没什么感觉，也不会由此勾起乡愁。他扶着我回到驻地——当时我们住在当地一所体育学校的客房里，我们开始了自力更生的恢复过程。

那套小公寓装备很齐全，有炉有灶，可以自己做饭。姜山听从医生的建议，在圣诞前囤积了好多食物，现在全用上了。我养伤的时候，姜山每天都在厨房里忙着淘米煮饭，炒点青菜什么的。他的厨艺还是说得过去的，至少填饱肚子不成问题。我每天就吃姜山做的爱心午餐、爱心晚餐，看电视、上网打发时间。做过手术的腿还是高高地跷在床头，轻易不敢挪动。

看电视看烦了，就打开电脑上网，和国内的朋友们聊聊天，看看带来的韩剧，日子过得很很开心。身为网球运动员，我平时不是拼命比赛，就是拼命训练，难得过几天不摸球拍的日子，如果不考虑高高挂在床头的右腿传来的疼痛，老实说，这段日子还真是蛮惬意的。

最大的苦恼是打针。圣诞节期间，医生不能给我打针，他教我简单的操作手法，让我自己打。我在医院看医生给我打针，三下两下就完事了，一点儿都不疼，但当自己握着细细的针筒的时候，忽然发现打针这件事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姜山自告奋勇说：“我来帮你打！”被我谢绝了。男的总归重手重脚的，我不大信得过他，还是自己打最放心。

但到底该往哪儿打呢？屁股上？自己够不着。大腿和肚子肉都蛮多的，看起来很好打的样子……我捏了捏大腿，又掐了掐肚子，感觉还是肚子上面的肉稍微多一些，那就肚子吧！

没有医生下手利索，我犹犹豫豫地把针头扎进皮肤下，倒也不很疼，擦擦手心的汗，慢慢将药水推进去，拔针！姜山帮我用酒精棉球擦擦针眼——其实这也不难嘛。

我每天给自己打一针，连打5天以后，圣诞假期结束了，医生帮我打了后面的几针。

康复训练是从出院后第四天开始做的，和上次一样，我的腿暂时不能动，就先跟着教练做上身的运动。

手术后，一般要拄拐杖一到两个星期才能自由行走。第一次手术后，我不敢确定自己能否如期恢复，一直为即

将到来的奥运会悬着心，精神很不好，这一次就平缓多了。

大夫告诉我：手术后大约要4到6周才能完全恢复，具体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他认为以我的身体状况，大概需要5周可以恢复。果然5周后我就可以开始训练了，真是料事如神啊。

两次手术做下来，我跟医生的关系渐渐熟稔，我们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段时间我差不多每5天去他办公室打一次针，帮我做康复训练的哈纳斯教练有时也会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我训练，有时我该去打针了，医生不让我过去找他，他亲自拿个小药箱，开20分钟车过来，打完针后他再回去。

2010年，医生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哈纳斯的楼上，这就连那20分钟都不用等了。

有人说德国人古板、傲慢，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傲慢”可能是中国的某些领导们对德国人的印象，领导们在国内一呼百应，底下人唯唯诺诺地看着领导的脸色行事，但德国人不太会考虑这些，大家既然是合作关系，就会用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对待你。至少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德国人都很宽容大度，对异国的朋友和文化也很尊敬。我去见体能教练哈纳斯的时候，我的医生艾瑞克·布朗贝克给我们拍照时还开玩笑说：“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日！”我从来不是个轻信他人的人，但对这群德国朋友，我一直很放心。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